

名家描写精华

心理卷

之三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心理卷·之三

谢郁郁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责任编辑：言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辛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40册）：300.00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爱疑妒恨

天黑了，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灯，这时他更加不安了，突然，不安又变成了可怕的嫉妒。佩特罗在住宅和诊疗所周围踱来踱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个住着陌生人的陌生的村子里，他无处可去。佩特罗觉得这些陌生人都像女房东一样对他很不友好，怀着敌意。想到萨莎此刻也许正和别人幽会，他感到眼前发黑了。他重复着一些要对她说的最残酷的话。他想起了白天使他那样高兴的谈话，可现在他却重新琢磨萨莎每一句话的含义：“哦，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说：‘我觉得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这样觉得！你还胡吹什么美好的理想！小伙子们说你们全都是一路货色，不是没来由的……不，不……萨莎，亲爱的，你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是真诚的，你是好样的。但是你在哪儿？你跑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侮弄我？”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

悲恨爱悔

我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下了“断然行动”的决心。但是，在临产的前夕，医院近处的教堂传来一阵阵的赞美歌声，半夜的电灯光温柔地压在我眼帘上，那时我的心里起了一层波动，我又有了这样的意思：“我总该保有这未来的生命。如果是男的呢，我将教会他如何尊重女性；如果是女的，我将教她如何憎恨男子，用最冷酷的不动心，去对付不成材的臭

男人！”我那时又成为“理想主义者”了。

然而我的感情激动到几乎不能自持的境界，是在产后第二天看护妇抱了婴儿来，放在我怀里的时候。虽然因为是一个男孩子，使我微感不洽意，但我那时紧紧抱住他，惟恐失去。我在人间已失去了一切，今乃惟有他耳！我的眼泪落在他的小脸上，他似乎感到有点痒，伸起小手来擦着，可是又擦错了地方；我把乳头塞在他的小嘴里，我闭了眼睛，沉醉在最甜蜜的境界。

但是一个最恶毒的嘲讽似乎在慢慢地来，终于使我毛骨悚然了。“这孩子的父亲是他！”——最卑劣无耻，我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他！

我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而且我每一感到孩子的存在，这残酷的事实便以加倍的力量向我攻击，使我的种种回忆，电化了似的活跃！我何尝不以最宽恕的态度试要找出他的一点点——仅仅一点点的可取之处，可是我得到了什么？首先是我与他最初的结合就是非常的不自然。那时他需我的是什么，我知道，而我这一边呢，为了什么，天呵，我不打谎，——但这，难道就成为此后直到现在加于我的责罚？

这责罚也就算了，我决无后悔，也不气馁！

我分明记得，孩子出生以后的两周间，我的心境老是这样矛盾，我仿佛听到我的心在两极端之间摇摆，——的答，的答；到了第三星期，事情是无可再拖，我毅然按照预定计划行动。当看护妇循例来量体温的时候，我就对她说：“打算出去找一个朋友，得三个钟头，您看不要紧么？孩子呢，拜托您照看一下。我先喂饱了他奶，回头要是哭，您给他点米汤就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孩子喂奶。似乎这小东西也有预感，发狠地吮着；几次我想够了，要放开他，刚一松手，他就哭，二是要喂他。我的心里像倒翻了五味瓶，可是我的决定不动摇。忽然从远久的尘封中，跳出一句话：“纵使我有千日的不是，也该有一日的好处，这次我们分手，便是永诀，我希望你在将来在幸福的生活中，有时也记起曾经有我这么一个人在你身上有过一日的好处。”——谁说过这句话呢，我这时才辨到它的味儿。我凝神静思，这才记起是小昭说的，然而我那时听了却只生反感，鄙薄他没有丈夫气呢！我惘然看着怀中的小脸儿，我最后一次轻轻将他放在床上，我低下头去，轻轻吻着他的脸儿，我慢慢伸直了腰，我的手按住了心口，突然，我想起，我还没给这孩子取个名儿呢！“小昭，我就叫他小昭！”我喃喃自语，不自禁地一声长吁。

为什么不呢，我将以这孩子来纪念我生活中的一页。正如小昭所说，我们结合的一年多中间，纵有千般苦味，也该有一日的甜蜜。而且也正像这一日的甜蜜不可复得，我也将永久不能再见这孩子。

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的“小昭”，就拿起早已打点好的小包，走出了房门，在院子里碰到了那个看护妇，我只向她点一点头，又用手指一下我的房，就飘然而去。从此我就失去了我的孩子。

茅盾《茅盾文集〈腐蚀〉》

悲喜愧惧

黛玉听了，心中发闷：“做什么送手帕子给我？”因问：

“这帕子是谁送他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我这会子不用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黛玉听见，越发闷住，着实细心搜求，思忖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晴雯听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

这里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发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

曹雪芹《红楼梦》

烦愧怒急

牌没法打下去了。冠先生和冠太太都想纳住气，不在客人面前发作。在他俩的心中，这点修养与控制是必须表现给客人们看的，以便维持自己的身份。能够敷衍面子，他们认为，就是修养。但是，今天的事似乎特别别样。不知怎的，西院的哭声仿佛抓住了大赤包的心，使她没法不暴躁。那一丝丝的悲音像蜘蛛用丝缠裹一个小虫似的，缠住她的心灵。她想用玩耍，用瞎扯，去解脱自己，但是毫无功效。哭声向她要求缴械投降。不能！不能投降！她须把怒火发出来，以便把裹住她的心灵的蛛丝烧断。她想去院中，跳着脚辱骂西院的妇女们一大顿。可是，不知到底为了什么，她鼓不起勇气；西院的哭声像小激筒似的浇灭了她的勇敢。她的怒气拐了弯，

找到了晓荷：“你就那么饭桶，连她们俩都挡不住？这算怎么回事呢？她们俩上西院干什么去？你也去看看哪！普天下，找不到另一个像你这样松头日脑的人！你娶小老婆，你生女儿，可是你管不住她们！这像什么话呢？”

老舍《四世同堂》

忧怨烦恨

这仿佛是突然响起的闹钟声，唤起了一大堆杂乱无章然而互有联系的思绪：先是怜悯安娜·玛丽亚，恐怕她的情况会恶化，后来这种心情又被怨恨和担忧所压倒——谁知道这个愚蠢和庸俗的自杀事件会给他带来多少麻烦，惹出多少是非呢？

此时他想到自己从未真正爱过这位姑娘，心情才平静下来。他离开了她，收敛了一度曾经燃起的热情（一时任性吧？），与己无关了，可以心安理得了。何况这桩事是在他向她宣布（他认为这事做得光明正大）他俩从此一刀两断后发生的。事情就此结束，但安娜·玛丽亚却打错了算盘，打算用假惺惺的眼泪和罗曼蒂克的行动来达到重续旧好的目的。他一面听着排字主任絮叨，一面暗自决定，版面一定下，就到医院里去一趟，看看情况如何。他由衷地称赞自己作出的这个决定；他是一个不回顾责任，具有怜悯心的须眉男子嘛。……

（在医院里，看护告诉他：有人在姑娘病床边守护。）罗·莫纳科蓦地担起心来：大概她父亲来了。他真想向后转，溜之大吉，但觉得看护停下脚步观察着他，便沿着过道继续向前走。（走进病房，见陪床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罗·莫

纳科微微点了点头，这时他的脑袋嗡嗡作响，太阳穴上好像有个小锤子在不断敲击着。……

“您是她的亲属吗？”罗·莫纳科问。

“不，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小伙子期期艾艾地说。“是她的同事。”

“明白了……”

他说“明白了”这个词时，脸上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小伙子见了甚觉尴尬。他接着转过身快步沿着过道向前走去。他走出医院，甚至没去找看护告别。

已经三点了。漆黑、潮湿、粘乎乎的夜。罗·莫纳科弯腰钻进自己的小汽车，倏地觉得浑身酸软无力。他费了半天劲才打着火。他很烦躁。这件小事使他心情沮丧，又使他立即对安娜·玛丽亚产生了某种怨恨情绪。他觉得这种情况可笑至极，竭力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想道：“这可怜的小妞！还找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留作后备……”

“那个傻瓜，”他想，几乎一字一句地说出声来，“那个傻瓜，长着一副什么面孔呀。嗯，很好，很好，正好是一对，她就配嫁那号人。”

想到这儿他顿觉心情轻松，甚至感到十分满意，尽管他还得驱除此时涌上心头的的不悦、愤懑、甚至痛苦的情绪——他脑中出现了安娜·玛丽亚躺在另一个人怀中的场面，心头立即产生了这些感觉，她要弄了他，这是不用说的。然而，至少他现在自由了，一切都妥了，因为他现在手中握有把柄，安娜·玛丽亚再也不能向他提出任何苛求了。

[意大利] 利·比贾雷蒂

《当代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八天能治愈〉》

惊怕恶羞

依莱娜太太离开她情人的住所，迈步下楼时，那无名的恐惧又猛然揪住了她的心。一个像陀螺似的黑色的东西忽然在她眼前旋转着，嗡嗡地响起来，两个膝盖泛得硬挺挺的，她不得不赶快抓住栏杆，免得一头栽下去。她壮着胆子来作这种十分危险的会面，已经不是头一次了，这突然袭来的震颤，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尽管每次回家时她都竭力抵御，但每次她都在那荒唐可笑的恐惧如此毫无来由的袭击面前败下阵来。来会面时，不用说，一路上要轻松得多了。那时，她让车子在街拐角停住，快步走来，头也不抬，几步就到了楼门口，然后匆匆上楼，她知道他正在屋里刚刚急速打开的门后等着她呢，然而这第一阵恐惧，这确实也包含着急不可耐的心情的恐惧，却在见面时热烈的拥抱里消散了。但没过多久，当她想要回家时，那神秘的恐怖便涌上心头，她直打寒战，这里掺杂着深感内疚的惶恐不安和这样一种痴呆的幻觉：似乎街上每一个陌生的目光都能从她的神态上看她好是从哪儿来的，并且对她慌乱的举止毫无礼貌地微微一笑。这种预感引起的时时增长的不安，在她偎依在她情人身边的最后几分钟就盘踞着她整个的心灵了。要走的时候，她的两手由于精神紧张而哆哆嗦嗦颤抖起来，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急切地制止他的热情在临别时爆发出来，走开，但愿她心中的一切也跟着永远走开，离开他的寓所，离开他住的楼房，离开这冒险的爱情生活，回到自己安静的市民小天地里去。她几乎不敢朝镜子里看，因为她怕看见自己目光中的狐疑神情，

然而却很有必要检点一下，看是否由于慌张会在她的服装上留下什么痕迹，把这欢乐的时刻泄露出去。接着又是那些离别前白费唇舌的安慰人心的话语，由于激动她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那几秒钟她正藏在门后窃听有没有上楼下楼的声音。但外面已经潜伏着恐惧了，它焦躁地抓住她，粗暴地使她的心停止了跳动，她只好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下几级楼梯，直到她感到那神经质地积聚起来的力量完全用尽了才停下来。

于是，她闭着眼睛站了一分钟，贪婪地吸了吸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凉爽的空气。这时，楼上有一扇房门砰的关上了。她吃惊地震动了一下，赶快走下楼梯，两只发抖的手往下拉了拉那块厚厚的面纱。现在，那最后的可怕时刻又在威胁着她，使她不敢穿过楼门走上大街，说不定会碰上路过的熟人劈面问她从哪儿来，也许会陷入谎言的混乱和危险中：她像一个准备助跑的跳远运动员一样低下头，突然下了决心朝着半开的太门急跑过去。……

她向前奔跑着，觉得一个个面孔就像变了形的鬼脸似的从眼前晃过去，她两眼昏花，拚命挣扎着跑到停在拐角的一辆汽车里。像扔一个沉重的包袱似的，她把自己的身体甩在靠垫上，随后她心中的一切就会僵化、不动了，当司机终于吃惊地问这位古怪的乘客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她木然地朝他望了好一会，她那神志恍惚的大脑才最后明白了他的话。“到南站”，她慌忙顺口说道，可是想到那个女人说不定会跟踪她，便又说“快，快，请您快点开！”

汽车走在路上，她才明白这次相遇使她多么震惊，她轻轻地动了动自己又僵又冷的像麻木的东西垂在身边的双手，忽然周身战栗起来，好像打寒颤似的。喉头有苦丝丝的东西

往上涌，她觉得恶心，同时产生一种无名的憋人的愤怒，像抽筋一样抓她的心搔她的肝。最好让她大喊一阵，或者让她挥拳大闹一番，以便摆脱这种像钩钩扎在大脑里的回忆所引起的恐怖感；那副带着嘲讽笑意的粗野的面孔，那股从那个穷女人恶浊呼吸中发出的卑鄙龌龊的气息，那张充满仇恨紧对她脸上一个劲儿往外喷下流话的放荡的嘴，那个举得高高的威胁过她的像要革谁命的拳头，时时浮现在她的脑际。这种厌恶感越来越强烈，向她的咽喉越爬越高，此外，那迅速滚动的汽车在马路上海摇来摇去，当她及早想起她手头的钱也许不够付车费的时候，她才让司机减慢车速，因为她把所有的钞票都给了那个敲竹杠的女人。她赶快示意停车，倏地跳出车去，又把司机吓了一大跳。幸而她剩下的钱够用了。但她不一会就发现自己懵懵懂懂地闯到另一个区里来了，来到终日忙碌的人群之中，他们的每句话，每一瞥目光都使她的肉体感到痛苦不堪。这时，她的膝盖好像由于恐惧而变得瘫软了似的，不想往前迈步了，但她必须回家，于是她便拿出全身的力气，以一种非凡的毅力，跌跌撞撞地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好像跋涉在沼泽地或没膝的雪里一样。终于她到了家，冲上楼梯，起初有些慌张，但为了避免因烦躁不安而惹人注意，她立刻克制住了自己。

现在，年轻的女仆帮她脱下大衣，好听见隔壁房间里她的男孩跟小妹妹吵吵嚷嚷地玩耍，安详的月光看到处处都是自己的一切，又亲切又可靠，她的脸上才又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采，同时那秘密的心潮也就从她那痛苦而紧张的胸膛滚动过去了。她取下面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满面春风地走进餐室，她丈夫正坐在准备用晚餐的桌子旁边看报。

“晚了，晚了，亲爱的依莱娜，”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着，站起身来，吻了吻她的面颊，这不由得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羞愧感。

〔奥大利〕茨威格《恐惧》

惊慌愧悔

我走了，不，哪里是走，我是踉踉跄跄地出了屋，在那个黑暗的过道里，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头脑眩晕，只觉得天旋地转，我不得不死死地扶住墙壁。如此看来，这就是那个东西，这就是！这就是那个秘密，那个披露得太迟了的秘密。这就是那个即使她心神不宁，又叫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挑逗。我的害怕是无法形容的。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么一个人：他向一朵鲜花毫无恶意地俯下身去，一条蝮蛇却朝他迎面窜来。要是这位敏感的女孩子打我、骂我、唾我就好了——所有这些都不会使我惊愕，因为我料定在她神经跳动的时候，随时都会发生不可估摸的事情——唯独没有料到这一点，没有料到她，这个病人，这个身患残疾的女孩子竟然能够爱人而且想被人爱；没有料到这个孩子，这个半生命体，这个未成熟的，羸弱无力的姑娘居然铤而冒险（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以一个真正女人的意识和肉欲去施爱，去求爱。一切我都想到过，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着，没有想到这个无力拖动自己的身子，命中注定残废的少女，居然梦想着某个人能成为她的恋人，成为她的情郎；万万没有想到她居然如此可怕地误解了我这个仅仅出于同情才一来再来的人。但是转眼间我又惊惧地意识到，既然我是唯一怀着同情心、日复一日地到

“牢狱”中来探望这个被世界隔绝和遗弃了的姑娘的男人，既然她想从这个同情的傻瓜身上期待着另一种感情，一种柔情，那么，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别的，正是我自身的炽热的同情心。而我，或这个傻瓜，头脑简单，毫无预感，不可救药，只把她看作是个受难者，是个瘫痪者和孩子，而不是女人。我一刻也没有、哪怕是一闪念也没有意识到要从内心去想象，在这条覆盖着的被子下面会有一个赤裸裸的躯体在呼吸、在感觉、在期待，会有一个女性的躯体像其他所有的女人那样去渴求他人，并意欲得到他人的爱慕。——我这个年方 25 的人，从来没有敢去梦想会有这种可能性：这类痼疾患者、残废者，不成熟者，老态龙钟者以及被抛弃的女人，被从女性中一笔划掉的人，居然还能恋爱。因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在实际生活和经历面前几乎总是仅仅根据他人的叙述和书本中的回光余辉来虚构和塑造世界的，他在自身的经验面前必然会坠入对他人以及某个意中人的幻想。但在那些书籍里，在那些戏剧中，或者是在（使实际生活平淡、浅薄和简单化的）电影上，描写的尽是那些年轻人，美人以及生活中的佼佼者相互求爱。于是我认为——我也曾为某些偷香窃玉的行为感到害羞——人必须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必须特别得宠，必须受到命运的特别偏爱，方能引起女人的倾慕。我之所以如此诚挚，如此坦荡地和这姑娘保持交往，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关系中似乎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一切色情方面的东西，而且我从没怀疑过，她们除了把我看成一个好心的年轻人和一个好朋友外，再出没有别的意思。即使我有时也在伊洛娜身上感觉到那种性感上的美——我从来没有把埃迪特作为一个异性的生命体加以思念。这是肯定的，我脑子里从

来没有，哪怕是朦朦胧胧地闪过这样的念头：在她发育不全的肌体内活动着与其他女人身上相同的器官，在她的心灵里冲动着与其他女人相同的渴求。从这个时刻起，我才开始逐渐懂得了（大都曾被作家们隐瞒了的东西）：正是这些被遗弃的人，被一笔勾划掉的人，丑陋的人，姿色已衰的人，残废的人，遭受打击的人，渴慕起来比那些幸运的佼佼者和健康者怀有更为炽热、更为危险的欲望。她们怀着一种狂热的、忧郁的、神秘的感情去恋爱，地球上没有什么爱情比受到上帝唾弃的人那种没有前途的、没有希望的爱情更贪婪、更不可收拾。这些人只有通过爱情和恋人的情感才能真正感觉到他们在尘世间的存在。恰恰是从绝望的深渊中发出的惊恐呼喊最为可怕，这是渴望生活的呼喊——这个令人可怕的秘密，我，这个没有经验、未涉世故的年轻人还从来没有敢去推测过！只是在这一秒钟内，这种认识才像一把炽热通红的小刀刺入了我的心房。

〔奥地利〕茨威格《永不安宁的心》

惊疑惧悲

跑了没有几步，忽然看见世钧由她身边擦过，越过她前头去了，原来他并不是追她，却是追公共汽车。

曼桢便站定了脚，这时候似乎危险已经过去了，她倒又忍不住要看看，到底是不是世钧，因为太像做梦了，她总有点不能相信。这一段地方因为有两家皮鞋店橱窗里灯光雪亮，照在街沿上，光线也很亮，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世钧穿的什么衣服，脸上什么样子。虽然这都是一刹那间的事，大致总